

愛沙尼亞民間故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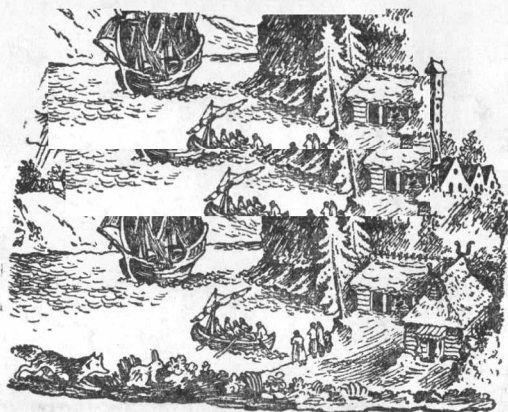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兒童出版社

雙沙尼亞民間故事



愛沙尼亞民間故事

勃·列托夫編
茲·扎杜奈斯卡雅改寫
王金陵譯



符·柯納雪維奇畫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蘇聯愛沙尼亞民族的十二篇民間故事。

ЭСТОНСКИЕ СКАЗКИ

(Из «Сказки народов прибалтики», Детгиз 1953)

愛 沙 尼 亞 民 間 故 事

勃·列托夫 編
亞·扎杜奈斯卡雅 改編
王 金 陵 譯
符·柯納寧 雜畫繪圖

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發證字號

上海錦章書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：譯 7022 (高)

開本 787×1693 紙 1/32 印張 3 字數 48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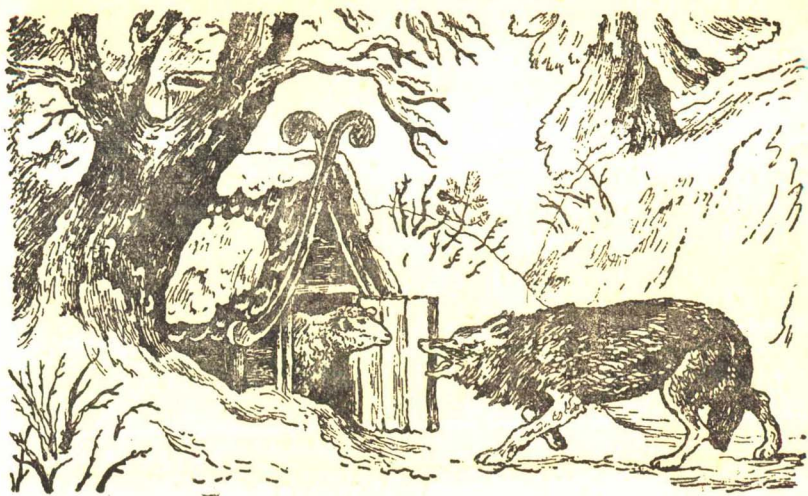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三次印刷

印數 35231—55230 定價 (4) 0.25 元

目 錄

狼和綿羊·····	1
爲什麼兔子的嘴唇是裂開的·····	6
寶貴的話·····	8
貓頭鷹怎麼學會叫的·····	13
木片和樹皮·····	17
蚊子和馬·····	23
編掃帚的人·····	26
聰明的鄉下姑娘·····	33
年輕的鐵匠·····	48
奇妙的磨子·····	57
禁結·····	63
海水爲什麼是鹹的·····	73



狼 和 綿 羊

從前有一隻狼，還有一隻綿羊。綿羊掉了隊，在樹林裏迷了路，只得住在那裏。可是狼呢，樹林就是牠的家。狼和綿羊碰見了，就做起朋友來了。

夏天平安地過去了，又暖又飽，還有什麼要吵嘴的呢！秋天也馬馬虎虎度過了，可是冬天一到，對牠們就不大妙了，狼的腳爪凍僵了，綿羊的尾巴冷得直抖。

綿羊就說：

“狼呀，咱們來蓋座房子吧。在房子裏生上火爐，我們就可以

暖和地過冬啦。”

可是狼很懶。牠說：

“你們綿羊啊，是在人的屋頂下待慣了。可是我呢，我這樣就挺好。”

綿羊給自個兒蓋了座小房子，裏面有個火爐，還有個暖炕。現在就是冬天也不怕了，綿羊挺暖和的。

狼却在樹林裏跑來跑去，大聲嚎叫着，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，躲都沒處躲。再懶吧，也得給自個兒造座不管什麼樣的房子才成吶。

狼把雪耙成一堆，用腳踏，用尾巴掃，馬馬虎虎地造好了一座冰屋。

可是這時候，好像故意的一樣，太陽出來了，狼頭上的冰屋頂化了，雪牆也倒了。狼又沒房子了。

怎麼辦呢？可怎麼好呢？

狼去找綿羊了，站在小屋跟前說：

“親愛的小綿羊呀，親愛的小綿羊呀，把門打開一點吧。寒風在門外呼呼地直響呀，我的鼻子和耳朵都凍僵嘍。你能讓我烤烤臉也好啊。”

綿羊很可憐狼，就把房門開了一點。狼把臉伸進門縫裏，站着，站着，就又說開了：

“親愛的小綿羊呀，親愛的小綿羊呀，我的前腳凍僵了，你讓我把前腳跨進門檻吧。”

綿羊把門開大一點，讓狼跨進門檻。可是狼還嫌少。

“聽見了沒有，親愛的小綿羊，風颳得多厲害？”狼說。“我的身子凍僵了。讓我把身子也烤烤吧。”

綿羊的心腸是軟的，綿羊就是這樣的心腸。

“有什麼關係呢，”綿羊回答，“反正也不會減少我的暖氣，狼呀，來烤烤你的身子吧。”

狼把身子鑽進小房子，只留尾巴在門外，又說了：

“謝謝你，親愛的小綿羊，現在全好了。我只是害怕，別把尾巴凍掉才好。沒了尾巴，我狼的全部美麗就完啦！”

“噫，狼呀，”綿羊說，“你可真是個會懇求人的能手呀！你沿着村子去要飯倒頂合適。好吧，就烤烤你的尾巴吧。”

狼想的就是這個呢。牠一下子就跳進屋裏，往四周看了看，就又跳上爐子，縮成一團，走都不想走了。

牠就這樣一直躺到晚上，烤暖啦，汗都熱出來啦，想吃東西啦。牠就對綿羊說了：

“親愛的小綿羊呀，親愛的小綿羊呀，該睡覺了吧？到爐子上來吧，我挪動挪動，你也就有地方啦。”

綿羊瞅了瞅狼。聲音倒是柔聲柔氣的，可是眼神呢，又兇又餓。

“不，狼呀，”綿羊說，“我還沒工夫呢。我的匙子還沒洗，麵粉也還沒篩呢。我要做完事情才睡呢。”

狼躺着躺着，等呀等的，就打起盹來了。

半夜，狼醒了，唉喲，肚子真難受，可真想吃呀！用腳摸了摸，綿羊沒睡在爐子上。狼跳到地板上去找綿羊。可是綿羊很機警，牠躲狼躲到垃圾箱裏去了。狼沒找到牠。

早上，綿羊取笑狼說：

“爲什麼你晚上不睡呀？灰色的傢伙，你找誰呢？拚命的搜尋了所有的牆角，灰狼也沒找着綿羊。”

狼在爐子上躺了一整天，傍晚時，更想吃東西了。牠又叫綿羊了：

“來吧，親愛的小綿羊，到爐子上來吧。這兒又暖和，又舒服。”

綿羊回答牠說：

“等一會兒，狼。做麵包的醃麵團還沒有醃好呢，柴還沒劈呢。等料理完了，我就到爐子上來。”

狼又沒等着綿羊，睡着了。半夜醒來，又兇又餓，牠真想咆哮，又怕嚇着了綿羊，用腳摸了摸周圍，空空的。原來綿羊知道灰狼的脾氣，所以沒到爐子上來過夜。

狼跳到地板上去，在暗中瞎摸了半天。哪兒也找不到綿羊。

早上，綿羊又取笑狼了：

“噯，狼呀，壞狼呀，每天晚上，你忙些什麼？在每個角落裏搜來搜去，你是找誰呢？我坐在那醃麵槽底下呢，我可瞅着你這個灰傢伙吶。”

到了第三天晚上，狼又叫綿羊到爐子上去，綿羊拒絕了：

“你怎麼了，狼！睡覺還早着呢。我還沒掃地板，地毯上的灰也還沒抖掉呢。”

狼睡着了。半夜醒來，牠就找綿羊。

牠把垃圾箱翻了過來，把醃麵槽也弄了個底朝天，可是哪兒也沒有綿羊。狼簡直餓壞了，餓得連牙齒都磨得直響。

綿羊知道這事準好不了。

快天亮的時候，牠跑出房子，在樹林裏走來走去，用蹄子在雪裏挖着，找到了一些野櫻果，把這些野果堆成一堆，在上面滾，使全身的毛都染上了紅汁，然後找了一根長樹枝，就跑回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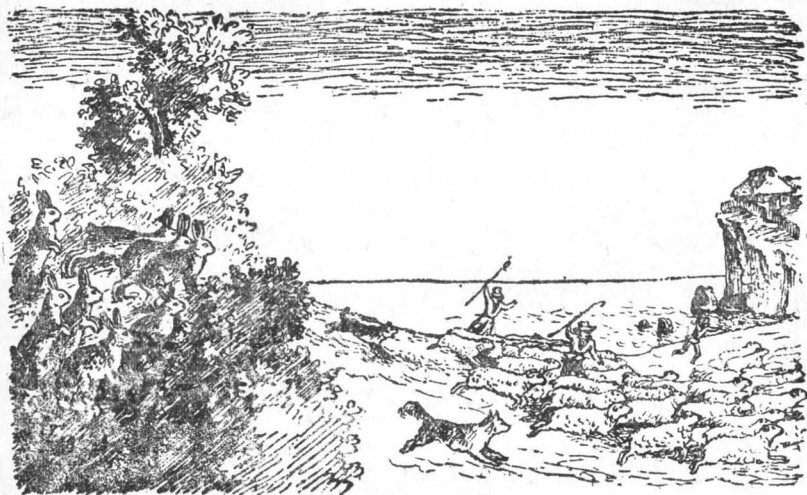
牠站在窗戶下面，用樹枝敲着窗，裝出可怕的聲音喊：

“屋裏有隻狼沒有？灰狼在爐子上嗎？我已經咬死七隻狼了，現在來找這隻狼呢！”

狼往窗外瞧了瞧，嚕，看見有隻可怕的、毛蓬蓬的野獸，站在那兒，全身染滿了鮮血，一定是隻吃狼的怪物！

狼害怕了，把尾巴一夾，飛快地跑出屋去，藏在樹林深處，連鼻子都不露一露。

可是綿羊呢，他用雪把毛上的紅漿果汁擦掉，在暖和的小屋裏平安地過活。



爲什麼兔子的嘴唇是裂開的

有一天，兔子都聚在一棵大松樹下，埋怨自己的苦命。

一隻最老的老兔子聽着聽着，就走出來說：

“親愛的弟兄們啊！可憐的兔子活在世界上真苦呀，野獸在樹林裏一動，小兔子就嚇壞了；樹上掉下片樹葉，兔子的魂也要嚇掉。要是有人遠遠地一見我們的弟兄，他就叫狗：‘來，捉住牠！’我們見誰都怕，可是連蚊子也不怕我們。我們最好還是帶着痛苦跳海去吧，反正早晚要死的。”

兔子們聽老兔子說得有理，就向着海岸跑去自殺。

可是在海邊的草地上，有一大羣綿羊。有一隻綿羊一見這麼

多兔子，害怕起來了，啵啵地叫着就跑，所有的綿羊也都跟着跑。綿羊們跑着跑着，連自個也不知道跑到哪兒去，也不知道是躲誰。牠們的尾巴直抖，蹄子踏得直響。

狗在綿羊後面跑着，叫着，吠着。牧童們嚷着，揮着竹棍。呌，好吵呀，鬧翻了天！

兔子覺得很好笑。牠們蹲下了腿，大聲笑開了，笑着笑着，一直笑到嘴唇都裂開了。

“不，我們兔子，在世界上並不是那麼可憐的！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，是有力量的！”

他們不自殺了。可是，就打那時起，所有兔子的上嘴唇都裂成兩片了。



寶貴的話

有一個流浪漢，到有錢人家去求宿。

女主人不放他進去。

“走，走，去你的吧！”她說。“要是對每個人都行好，自個兒就什麼也沒有啦。”

流浪漢又往前走，在村頭上，看見一座最破的小房子。他敲了敲門。

女主人把門打開了。

“進來吧，”她說，“地方再狹，多一個人也不會太擠。”

流浪漢進去了，一看呀，哈，一大堆孩子，他們的襯衫，又

髒又破。

“你怎麼啦，女主人，”流浪漢問，“連自個兒的孩子也不給打扮打扮？”

“我一個寡婦，哪兒供得起這麼一大羣孩子穿吶，”女主人說，“總共這麼些衣裳，一個孩子一件，洗都洗破了。”

要吃晚飯了，女主人也招呼流浪漢。

“坐下吧，”女主人對他說，“和我們一塊兒吃吧。”

流浪漢看了看飯菜，盆子裏的土豆勉強够孩子們吃的，他就說：

“哦，女主人呀，我走路走累了，不想吃了。”

他躺在板凳上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起來以後，對寡婦鞠了個躬，說：

“謝謝你的好意。你聽着，我臨別時送你句寶貴的話：‘你早上做什麼，就一直做到晚上。’”

“唉，好人吶，”女主人笑了，“就是沒有你這句寶貴的話，我也是天亮就起來，轉來轉去地忙着，一直做到半夜也不停啊。”

流浪漢走了。女主人看了看孩子們，她想：

“過路人說得不錯，他們的衣服全破得不成樣了。啊，這可真糟！他們又不是孤兒，還有娘在跟前呢。我還有點麻布，要量量才好，也許還够給大孩子做件襯衫呢，那也不錯呀。”

她跑到有錢人家去，找女主人借了尺回來，就開始量布。

她把麻布打開，想量件襯衫……剛把尺從布上拿起來，咦，

出了怪事啦！在布的那頭又長了一尺。她又把尺拿起來，又長了一尺。寡婦一直量呀量呀，這布怎麼也量不完。她把布包着尺，包了一百次，布還是沒到頭，布堆滿了桌子，堆在地上……

就這樣，寡婦一直量到晚上。

這時候，剛巧那有錢的女主人來敲門了。她整天沒安心，老是想：這個窮鄰居要尺幹麼？她有什麼家當，只好量量木片吧！

闊太太剛跨過門檻，奇怪得嘴都合不攏了。

寡婦坐在桌子跟前，身旁全是白麻布，像雪堆一樣。走都走不進去。

“你打哪兒來這筆財產呀？”有錢的女主人問。

“就連我自個兒也不明白呀，”寡婦回答她說，“我原先有一小塊麻布，小得不得了，好，我開始量了，可是，從早上量到晚上，也沒量完。真的，這個流浪漢，決不是普通人，簡直是魔術家，說的話真靈！”

“什麼樣的流浪漢？”有錢的女主人叫起來了，“他對你說了些什麼？”

寡婦就都告訴了那有錢的鄰居。那闊女人一下子就明白了，那流浪漢，就是先到她家去的那個！這就是說，她自己把好運氣錯過了！她好煩惱呀！她飛快地跑回家去。

“立刻把馬套好！”她對一個工人嚷。“把流浪漢追回來，哼，你小心點，要是追不上，你就別回來。”

工人動身了，在天快亮的時候，追上了流浪漢。

“女主人命令我來找你回去，要是你不回去，她可要害死我啦，”工人對流浪漢說。

“嗯，要是這樣，那末走吧，”流浪漢回答說。

他坐上了馬車，就往回走。

有錢的女主人一直在烤呀，煮呀。她給流浪漢吃餡餅和雞肉，晚上，讓他睡在軟綿綿的羽毛褥子上。

流浪漢住了一天，兩天，三天。

女主人忍耐着，沒有把流浪漢趕走。可是不拿餡餅招待他了，有時悄悄地塞黑麵餅給他吃。

第四天，流浪漢要走了。女主人把他送到大門口。流浪漢一句話也不說，她也不作聲。最後，她到底忍不住了，問道：

“要走了，你希望我點什麼呢？”

流浪漢回答說：

“早上做什麼，就一直做到晚上。”

女主人急急忙忙跑回屋去，從大箱子裏拿出一塊最好最長的麻布。

“對，”她想，“我就來量吧！自個兒從頭到腳做套新的，再給女兒辦上嫁妝，剩下的還足夠拿出去賣呢。麻布挺細的，是城裏貨，可不便宜呀。”

她把布放在桌上，拿起了尺，可是突然想到還有塊醱酵的麵團呢，昨晚上就醱好了！要是醱過了頭會太酸，工人就不要吃了！

“好吧，”她想，“我一會兒就把麵包烤好，那時候馬上來量

布。”

她做好了一個麵包，放到爐子裏去。把柴火塞得很滿很滿，好讓麵包快點烤好。爐子燒得通紅，麵包燒焦了。

“沒關係，”女主人說，“第二個就會好了。”

又做了第二個，放在爐子裏。第二個又燒焦了。又做第三個……可是那塊醱酵的麵團一點也不減少，越醱越大，醱得到了桌子的邊沿，快要掉到地板上去。

女主人在桌子和爐子中間跑來跑去，做了一個，把另一個放進爐子，把第三個從爐子裏拿出來。不管拿哪一個麵包出來，都焦得比煤炭還黑。

架子上放滿了燒焦的麵包，板凳上麵包堆得像座山，地板上也簡直成了堆，可是槽裏的麵團還是一點不少。

女主人簡直給折磨壞了，真想不幹了，可是好像有人把她鎖在麵槽和爐子那兒，兩隻手自個兒揉着麵，自個兒捏麵包，自個兒把麵包送到爐子裏去。

就這樣一直把她折磨到晚上，可是太陽一落下屋頂，麵團立刻沒有了。

女主人坐在那些焦麵包上，恨得哭起來了。